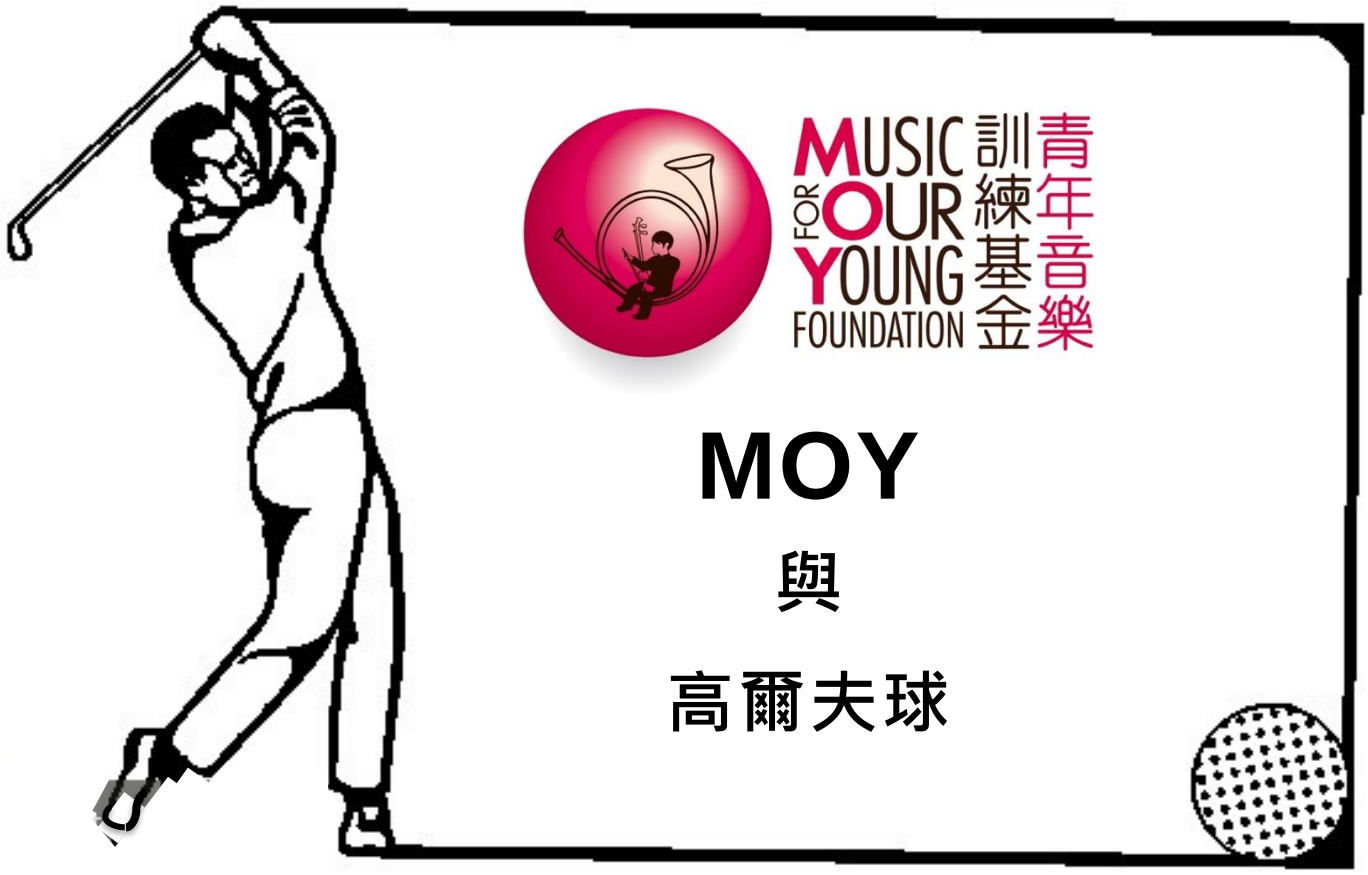


2016年1月22日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將舉辦第八屆MOY慈善高爾夫球大賽。

高爾夫球和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有什麼關係？

表面上什麼也沒有，但事實上完全分不開。作為基金創辦人，我一定要說一句話：「沒有高爾夫球，我可能不會創辦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這話怎說？

一切全是天意。

深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

我在70年代初首次接觸高球這玩意。起初總覺得這遊戲太慢，太「老人化」了。

72-73年，皇家香港高爾夫球會希望吸收一批較年輕的會員，宣佈以半價入會費吸引30歲以下人士入會。當時我對高球不感興趣。但我的前岳父廖仲周博士乃高球好手。他不斷鼓勵我報名參加球會。我起初不大願意，但球會在深水灣及粉嶺有設備齊全的會所、游泳池，而球會那綠油油的球道和果嶺實在太吸引了。好，那麼我便填一份申請表格吧，管他打的是什麼球！

我對申請一事全無信心。為何？我從來沒打過高球，也懶得去研究這玩意，但想不到，一天工餘回家，打開信箱一看，竟然是一封球會會函，請我參加入會面試！要面試？ 我又不是求職，面試為何？但想想，球會不是叫我去表演球技，只是去見見面，談談話。這樣的事我每天都要做。好吧。我來也！

其實那天不是面試，是球會秘書與申請入會的人士見面，講解一些球會的規例，及打高爾夫球要注意的禮儀。

面試後兩周，球會來信，我已成為皇家香港高爾夫球會的會員。

入會的初期，我偶然會到球會，不是為打球，是去吃東西。說實話，星期六下午跑到深水灣會所，喝杯下午茶，絕對是賞心樂事。星期天和家人開車到粉嶺會所吃頓自助午餐，也是開心的消遣，更何況可以跳進泳池，游個暢快。

朋友們笑著問：「你這傻瓜，參加了高爾夫球會，不打高爾夫球。那為何要每月交會費？」我的答案是：「你參加了馬會，那麼為何不騎馬？我才不著急。高爾夫球可以打到90歲。我還不夠30，急什麼？」

但我低估了岳父大人和朋友們的影響力。他們問得多了，最後也不能不作一個決定：我終於願意嘗試學打高球。

要打球便要買球杆 --- 討厭！多辛苦才找到尖沙咀那間較廉價的店子。

「我只買一個球袋和半套杆。要最便宜的。」我對店員說。店員怎樣游說， 說甚麼牌子好，說全套球杆有何好處，我也不動容。店員的話說了半天，沒我辦法，用沒趣、失望的眼神看著我付給他的紙幣，把球袋和半套球杆交給我。

「請多買一對球鞋好嗎？」他說。

「什麼？又要買鞋？為什麼我不能穿膠底運動鞋？我只是初學者，為何要花錢？誰能擔保我會繼續打球？如果我真的不喜歡這玩意，那又如何？」

店員沒話說，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球杆買了，終於也要試試打球吧。

我開車到練習場，拿起杆，把小白球放在膠墊上，模仿旁邊那球 手，轉轉身，用力揮杆向球打下去。

「呼」！是我揮杆的聲音。我打了一個轉，差點站不穩，球呢？他媽的球 --- 仍安睡在膠墊上，絲毫沒動。

見鬼？怎麼我連一個完全靜止的小白球也打不到？

豈有此理！

經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學會了高球技術的第一課 --- 高球要打得好，要靠節奏：揮杆的節奏、轉身的節奏、手腕和手臂的節奏。這遊戲不能單靠體力。體力好固然有幫助，但單靠蠻力，球永遠打不好。這門技術和音樂有點相似。演好音樂要靠3大支柱：音準、節奏及風格，缺一不可。對不起，離了題，今天寫的是高球，不是音樂，sorry！

在練習場苦練了數周，我感覺好像已掌握了揮杆打球的奧妙。回到家，我在地氈上試推杆，效果也理想。好吧。應該到球場一試身手了。唔，不能週六、周日到球場去，人太多了，獻醜不如藏拙。選一個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我可以單獨打9洞，看成績如何。就是這樣，在1974年初夏，我告了半天假，準備開車到深水灣球會去。本來是希望星期三成事，但當天上午發覺工作做不完，臨時把日子改到次天。

星期四下午，天氣熱，但乾燥，深水灣球會景色多美。球會人不多，看來我可以自由自在，一個人單獨打球了。

我把球放在開球墊上，拿起我心愛的5號鐵杆準備開球。

「請稍等。」聲音從身後傳來。「你一個人打球？我也是。不如我倆作伴，在球道上兩人總比一個人有話事權。」

我回頭一看。是一位男士。他球袋上掛了一個紅色的名牌。他是一位資深會員。我實在不願意和陌生人一起打球。何況這是我一生第一次踏足球道。但細想，他說的話不無道理。單獨一人，在高球場上全無地位，隨時要讓路給二人或以上的球隊。

我勉強地點點頭。

「那好吧。」

那人伸出右手。「我是 Bruce， Bruce Chen。」他有禮貌地說。

陳文龍先生夫人 1960 年結婚照

香港高爾夫球會業餘球隊代表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創會董事
陳文龍

我和陳文龍先生就是這樣認識了。那天我們兩人：一位球技精湛，能參加香港公開賽的好手，和一個首次踏足球道的初哥 --- 輕鬆地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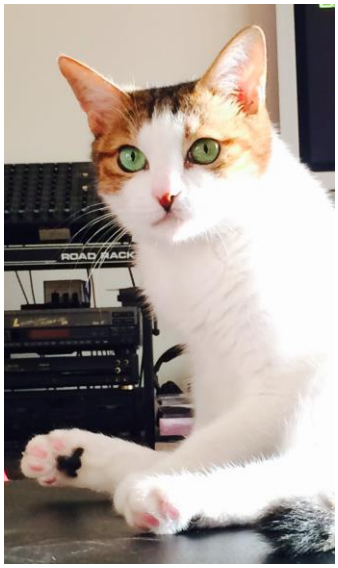
我和陳先生再在球場較量是31年後的事了。

1974年和陳先生打完第一次高球，我離開香港，到英國一年半。回到香港後，事務愈來愈忙，很難找機會好好的打18洞高爾夫球，直到2002年，結束了公務員生涯後，才有空快樂地打打球、聊聊天。

和陳文龍先生重逢，是2004年。我倆是香港賽馬會會員。在2004年馬會周年會員大會，我第二次碰到陳先生。他風采依然，而我依稀仍記得31年前深水灣球場的妙遇。

陳先生問我退休後生活如何，我把參與青年音樂訓練工作的情況向他介紹，他很感興趣，並馬上表示願意支持這項慈善工作。就是這樣，我們開展了2005至2008年一系列為青年人提供音樂訓練的義務工作，更在2009年，成立了MOY，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夜闌人靜，一天工作完畢，貓兒「八八」安睡在我書桌下的夜裡，我喜歡放下一切，靜靜地坐在椅上冥想，讓70年來遇過那些奇妙莫測、光怪陸離的事情，一一飄過腦海。



貓兒「八八」
我的監護人

1974年，打完那一次高球，當時感覺沒什麼大不了。在任何場合，我也有機會認識一些新朋友。那天發生的一切，完全是一個偶然的意外罷。但今天細想，我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在70年代我其實並不太熱衷學打高爾夫球，入球會也不 是為了打球；

第二，首次踏上開球台時，我實在還沒有練好球技，所以我當時是希望一個人靜悄悄地嘗試打球的滋味；

第三，本來我打算早一天下午告假到深水灣球會去，但因工作關係，我把假期延遲了一天；而陳文龍先生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刻，出現在同一個開球台。其實我當時很容易找理由，拒絕和陳先生一起打球。我只要說聲「不」，或「我未準備好」，或「我要到廁所去」，我倆便不會認識，而日後的事情也可能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下去。

但不論是意外，是偶然的機會或是天意，我也一定要說：「文龍兄，和你認識是我的福份。我更高興能和你合作，一起為年青人做一點事。」

各位現在可能明白為何MOY以高球慈善賽形式籌募經費。高球本來就是促使我們合作的元素。其實香港音樂交流活動基金及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董事局成員包括不少高球好手：佘純安、李成業、區達雄、程志輝、潘國榮、范偉廉、馬餘雄、潘錦華、劉偉光及何光耀。

1月22日慈善賽那天，如果我們在球道上談基金公事，各位別見怪。

為什麼？

是高爾夫球令我們成為朋友，而我們能一起為孩子們的音樂教育盡點綿力，是天意，是我們的福份。

歷年

MOY 高爾夫球日

2009 年高球日• 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2010 年高球日• 觀瀾高爾夫球會

2011 年高球日• 西貢滘西洲高爾夫球場

2012 年高球日• 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2013 年高球日• 粉嶺香港高爾夫球會

2014 年高球日• 觀瀾高爾夫球會

2015 年高球日• 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蕭炯柱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永遠榮譽主席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